

俄罗斯构建欧亚安全新框架的战略逻辑^{*}

刘 丹

【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作为冷战后欧亚地缘政治格局重塑进程中的转折性事件，揭示出俄罗斯安全观的多维转向及其体系化建构的逻辑。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从民族身份认同、区域秩序重构与国际体系博弈三重维度，剖析俄罗斯在危机背景下的安全战略转型。在国家层面，俄罗斯通过构建“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话语体系将乌克兰纳入其精神疆域；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始终将后苏联空间作为对外政策的最优先方向，维护和打造其在“战略利益区”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在国际层面，面对北约机制性东扩与欧洲安全框架的排俄倾向，俄罗斯提出构建新的欧亚安全框架的主张。俄罗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核心安全利益诉求包括“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以法律化形式确认“战略利益区”、确保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大国地位，最终目的是形成新的安全—经济复合体，以此削弱北约主导的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同时，俄罗斯也表明其所倡导的欧亚安全框架向西方国家敞开，为与西方对话预留了空间。俄罗斯在复杂国际形势下调整安全战略，最根本的目的是以实力维护主权，通过多边平衡打破孤立，确保自身成为全球权力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

【关键词】 欧亚安全新框架 国际秩序 后苏联空间 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

【作者简介】 刘丹，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俄乌冲突下俄罗斯外交新动向”（ZKJC2419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ZD29）资助。

引 言

乌克兰危机作为冷战后欧亚地缘政治秩序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其演化轨迹深刻揭示了国家关系、区域安全治理以及大国博弈的复杂性。2013 年底，乌克兰政府在欧盟联系国协定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所作的战略选择，触发国内政治危机，标志着俄乌关系从“斯拉夫共同体”叙事向结构性对抗的转折。2014 年克里米亚被并入俄罗斯联邦，引发美欧对俄系统性制裁及双方关系严重恶化。2022 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并导致冲突全面升级，则将乌克兰危机推向极端对抗状态。这一行动的实质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与欧洲安全结构失衡的制度性反制，亦是基于“历史疆域观”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对欧亚秩序进行重构的实践。在此进程中，俄罗斯逐步形成以“俄乌关系重塑—后苏联空间主导权强化—构建欧亚安全框架”为轴心的复合型安全体系，其内在逻辑既植根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又折射出全球化裂变背景下俄罗斯安全战略的转型。

对俄罗斯来说，“国家安全观”与“安全战略”是两个息息相关的重要概念。国家安全观是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理念基础，而安全战略是安全观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和政策化。这一概念体系深度统合了其对国家主权、地缘政治、军事威慑与国际秩序重构的核心认知。维护国家主权、抵御外部干涉、倡导多极化国际秩序是俄罗斯国家安全观与安全战略的核心部分。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行为逻辑。

1991 年俄罗斯独立以来，其国家安全战略历经五次重大调整，折射出从“融入西方”到“对抗北约”的思想转变。1997 年版《俄罗斯联邦安全构想》聚焦国内稳定与经济复苏，试图通过签订《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缓和与西方关系；2000 年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因北约轰炸南联盟首次提出“多极化”，将北约东扩视为主要威胁；2009 年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在俄格战争后出台，明确将北约与美国并列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自 2014 年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通过系统性政策文件与领导人论述，逐渐形成了安全战略的体系化建构与迭代升级。2015 年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直

指北约的军事扩张对“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①。同时，俄罗斯明确提出两个目标：一是致力于建立以多极格局为基础的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二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共同挖掘双边和多边合作潜力^②。2021年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大幅强化了对西方（尤其是北约）的批判，明确将北约定义为“系统性军事威胁”，并首次提出“使用对称与非对称手段应对外部挑战”，强调“防止外部势力在‘近邻国家’建立反俄政权或军事存在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核心任务”^③。

2024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明确提出构建“欧亚安全框架”的理念，之后在诸多场合多次提及。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俄罗斯基于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洞察和判断，标志着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之后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完成^④。是什么原因导致俄罗斯安全战略的转型？俄罗斯安全战略转型的目的又是什么？在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此次俄罗斯安全战略转型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系统性政策文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12.2015 г. № 683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0391>,访问时间：2023年10月9日。

② Там же.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02.07.2021 № 40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2107030001>,访问时间：2024年9月1日。

④ 关于本文考察的欧亚安全框架，俄罗斯学术界有若干说法。其一是欧亚安全新框架（новый конту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4年2月29日发表的国情咨文提出建立“平等的不可分割的欧亚安全新框架”（новый контур равной и неделим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详见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messages/73585>，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2日。其二，欧亚安全体系。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发言中使用过“欧亚安全体系（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的说法。详见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асается всей Евразии, заявил Лавров. <https://ria.ru/20240624/bezopasnost-1955163819.html>，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2日。其三，欧亚安全结构。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季莫菲耶夫在谈及此问题时使用过“新欧亚安全结构”（нов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这一提法，详见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т идеи к практике. <https://www.politrus.com/20240423/ivan-timofeev-2/>，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2日。“框架”“体系”“结构”这三种描述，均指同一内容，只是“框架”更强调这一理念构想，“体系”则是理念的实践性延伸，而“结构”更带有某种稳定的意义。本文在行文过程中，三个提法将根据文章需要交替出现。

件与领导人讲话都不断强调，“后苏联空间是俄对外政策的最优先方向”，“北约是俄罗斯主要的外部威胁”，“俄罗斯主张建立公正的多极国际秩序”等，可以认为，此次俄罗斯安全战略转型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后苏联空间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认知变化的逻辑结果。因此，“国家—区域—国际秩序”这一层次分析框架是一个能够解释俄罗斯安全战略转型的理论框架。本文使用这一框架分析揭示俄罗斯安全战略转型，即俄罗斯构建“欧亚安全框架”的战略逻辑、战略对策及终极战略诉求。

一 俄罗斯安全观中的乌克兰

乌克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美俄争夺的对象，美国将其视为遏制俄罗斯的欧亚战略棋子，俄罗斯将其视为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对乌战略认知基于历史叙事与现实地缘政治考量的双重逻辑。自 2013 年底乌克兰危机肇始至 2022 年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通过“斯拉夫文明同源性”话语建构及“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法理阐释，将乌克兰纳入其地缘“核心利益区”，形成贯穿危机全程的战略逻辑闭环。

（一）同根同源的历史叙事与民族身份认同

自乌克兰危机开始，克里米亚与顿巴斯问题使乌克兰彻底丧失对俄罗斯的信任，俄罗斯被乌克兰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乌克兰开始身份重构，采取去俄化政策，推动东正教会自主化，俄乌历史叙事的对立加剧。克里米亚危机打消了乌克兰奉行平衡外交政策的可能性，迫使其将融入西方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唯一选项。

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始终是其战略重心，在其对外关系中占据特殊地位。普京总统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关于克里米亚问题的演讲、2021 年 7 月 12 日发表的《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的署名文章，以及 2022 年 2 月 21 日接纳乌东四州入俄的演讲，均反复强调俄乌两国同根同源的历史。普京指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整体”^①，强调“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古罗斯的后裔，在留里克王朝统治下，使用同一种语言（现在称之

^①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12 июля 2021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66181>,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为古俄语)，拥有共同的经济体制。罗斯洗礼后，又有了共同的东正教信仰，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乌的同源关系”^①，认为“近年出现在俄乌之间的隔阂，事实上是一个涉及历史和心理的问题，可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共同灾难，一个悲剧”^②。普京还强调指出，“基辅是俄罗斯城市之母，基辅罗斯是俄乌共同的源头，两国彼此不可或缺”^③，认为“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说俄语的人，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乌克兰自己要关心百姓的权益，这是乌克兰国家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保证”^④。由此可见，在普京看来，乌克兰不仅是一个邻国，也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精神空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人是我们的伙伴、亲人，其中不仅有同事、朋友、曾经的战友，还有亲人，那些通过血缘和家庭纽带与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⑤“只有依靠与俄罗斯的合作，乌克兰才能真正拥有主权。”^⑥

可以认为，“同根同源的历史叙事与民族身份认同”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最底层的安全认知逻辑。这种文化叙事强化了对乌克兰保持影响力的合法性依据。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普京在多个场合谈及俄乌关系时都将当前局势比喻为“兄弟之间的内战”^⑦。这些表述揭示出了俄乌冲突的深层原因，也表达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立场和情感。同时，俄罗斯还强调俄乌统一是历史必然，分裂是外部

①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66181>,访问时间: 2024年10月9日。

② Там же.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20603>,访问时间: 2024年10月9日。

④ Там же.

⑤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20/67828>,访问时间: 2024年10月9日。

⑥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66181>,访问时间: 2024年10月9日。

⑦ Путин отчасти согласился считать операцию на Украине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ой. <https://www.rbc.ru/politics/27/10/2022/635aa7d79a79472bf280de06>,访问时间: 2024年10月9日。

势力蓄意破坏的结果^①。这些言论为理解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怀有执念的重要依据。

（二）泾渭分明的地缘政治红线

俄罗斯传统地缘安全观认为，俄罗斯需要缓冲地带，控制东欧平原是抵御外部入侵的核心屏障。苏联解体后，北约持续东扩，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加入加剧了俄罗斯对西部边界的安全焦虑。乌克兰作为与北约直接接壤的邻国若倒向西方，俄罗斯将面临北约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在边境地带的境况，战略纵深将被压缩至无险可守。2008 年 4 月北约发布的《布加勒斯特峰会宣言》称，“北约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意愿表示欢迎，北约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国家将成为北约成员国”^②。这触发了俄方对红线的激烈反应。后苏联国家加入北约，在俄罗斯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地缘政治红线。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是俄罗斯对北约可能通过乌克兰进一步挤压其战略空间的直接反应。“在基辅已经有人扬言要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这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军事荣耀之城将会出现北约舰队，而这将会威胁俄罗斯南部安全，这不是什么稍纵即逝的骚扰，而是切切实实的威胁。”^③ 普京的讲话真切表达出俄罗斯的安全忧虑，乌克兰的领土纵深对俄罗斯的传统防御战略至关重要，若乌克兰完全融入西方军事体系，部署北约反导系统或进攻性武器，将打破俄西部边境的军事平衡，即俄罗斯只有控制克里米亚、确保对黑海舰队基地的控制权，才能维护自身战略安全。这种担忧也在日后加剧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去军事化”目标的执着。

① 2024 年普京在与俄外交部官员座谈时指出，乌克兰危机不是两个国家更不是两个民族之间因某些问题引发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有着共同历史、文化、价值观，以及高度融合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能够找到公平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参见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4 июня 2024 года.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7107/，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Bucharest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8443.htm，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20603>，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乌克兰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2021年3月《乌克兰军事安全战略》获得批准，该文件将俄罗斯定义为乌克兰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指控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支持顿巴斯分离主义势力、实施混合战争；明确将加入北约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要求按北约标准改革国防体系；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北约、欧盟、美国）提供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包括武器援助、制裁俄罗斯、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孤立^①。以上事例说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认同发生了根本变化。俄罗斯认为，该文件几乎完全针对和对抗俄罗斯，旨在将其他国家卷入与俄罗斯的冲突，这一切都是在为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作准备^②。

综上所述，从2014年将克里米亚纳入版图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安全认知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其本质是俄罗斯基于地缘政治生存焦虑、历史大国情结、民族身份认同和现实权力博弈的复杂混合体。在俄罗斯安全观中，乌克兰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重要性。

首先，在历史渊源上，俄罗斯认为俄乌两国同根同源，将基辅罗斯视为东斯拉夫文明的共同起源，通过强调俄乌文化（语言、宗教、历史）的同源性，构建“俄罗斯世界”概念。这种叙事试图消解乌克兰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将其定义为俄罗斯文明圈的天然组成部分，且乌克兰处于该文明圈的核心。这体现出俄罗斯希望对原有势力范围保有影响力，而乌克兰是这个势力范围的核心。布热津斯基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指出，乌克兰是俄罗斯是否愿意承认帝国终结的唯一最重要检验，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便不再是一个帝国，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③。

其次，在俄乌之间存在地缘安全上的零和博弈。在俄罗斯的安全观中，如果乌克兰不能成为俄罗斯控制下的安全地带，它必然成为俄地缘安全的危险源。这既有拿破仑和希特勒从西部入侵俄罗斯的历史记忆投射，也有俄罗斯将北约东扩解读为西方对其进行战略包围的延续。因此，乌克兰加入北约被视为突破俄罗斯安全底线的“生死存亡问题”。从地理上看，乌克兰是俄罗斯与欧洲间的核心屏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їни “Про Стратегію воєнної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https://www.rnbo.gov.ua/ua/Ukazy/4860.html?PRINT>,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9日。

②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20/67828>,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

③ 转引自〔美〕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白洁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障，失去乌克兰意味着俄罗斯西部边境直接暴露于北约军事力量之下。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工业区更是俄罗斯维持在黑海地区影响力及战略纵深的关键。

再次，俄罗斯存在政权安全隐患，担忧“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乌克兰的亲欧盟示威和后续政府更迭让俄罗斯担心类似运动在本国发生，所以需要在乌克兰维持亲俄政权。俄罗斯对“颜色革命”扩散存在深层焦虑，恐惧战略安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若乌克兰彻底转向西方并实现繁荣，可能刺激俄罗斯民众对现有政权的不满，形成示范效应。同时，俄罗斯担心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引发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甚至中亚国家效仿，最终导致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影响力崩溃。

从根本上说，乌克兰问题在俄罗斯的安全认知中是苏联解体创伤的延续。苏联解体被俄罗斯精英视为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乌克兰的独立，尤其是其脱俄入欧倾向，等同于对原生家庭的背叛，是对俄罗斯帝国抑或苏联遗产的致命切割。这种认知与乌克兰追求主权独立和欧洲选择的诉求形成结构性矛盾，导致双方难以通过妥协达成持久解决方案。

二 俄罗斯安全观中的后苏联空间

后苏联空间对俄罗斯而言，既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根基，也是地缘战略博弈的关键场所。这一区域承载着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安全诉求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俄罗斯至关重要的战略安全和发展空间，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区”“传统利益区”和“切身利益区”。

（一）后苏联空间的多元化发展

苏联解体以来，后苏联空间国家基于自身国情，纷纷寻找符合本国发展需求的独立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各国政治自主性增强，外交政策趋向多元，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现实挑战。

俄罗斯对 2003 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 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以及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的亲西方转向保持高度警惕，将这些事件视为西方策划的颠覆行动，认为它们极大威胁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后苏联空间多元化发展趋势愈发明显。俄罗斯对地区国家事务的军事干

预，也引起了地区国家的安全警惕。2008 年的俄格战争、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 2022 年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均是俄罗斯对该地区国家事务进行军事干预的极端表现。这促使后苏联空间部分国家选择平衡性的外交政策。

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最具代表性。在乌克兰问题上，哈方保持中立立场，拒绝承认顿巴斯地区独立。在 2023 年的欧亚经济论坛上，哈总统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将欧亚经济联盟视为纯粹的经济集团，任何一体化倡议都仅会“通过经济的棱镜”来考量。摩尔多瓦则不同，它是俄乌冲突的“间接前线国家”，与乌克兰接壤且境内存在亲俄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冲突爆发后，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领导的新政府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同时，摩尔多瓦加快融入欧盟进程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①。南高加索安全格局也在重组。俄罗斯在纳卡地区的维和行动本是其区域影响力的支柱，但 2023 年阿塞拜疆以武力收回纳卡却未见俄方进行实质性干预。这直接导致亚美尼亚暂停参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演习，转而向其他国家寻求军事援助。集体安全机制在俄关键利益区的失效，加快了地区国家引入北约、土耳其等外部力量的多极化进程。格鲁吉亚自 2008 年俄格战争后与俄罗斯关系陷入敌对状态，后期有所缓和。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采取“有限亲西方”策略，既支持乌克兰主权，又拒绝加入对俄制裁，以平衡国内亲欧民意，避免俄方报复。同时，格鲁吉亚也在加速推进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②。

随着外部力量渗透的加速，后苏联空间已演变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土耳其凭借泛突厥主义加强与阿塞拜疆和中亚国家的联系，同步推进军事合作和文化渗透；欧盟通过“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吸引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国。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更是通过给予候选国地位锁定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选择。这些现象揭示出后苏联空间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迁——俄罗斯的传统整合方式正被多边主义取代，各国的主权意识已随着代际更替与全球化进程而觉醒。

然而，某种程度上讲，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认知仍停留在“历史特权区”层面。自 1993 年开始，俄罗斯便意识到要恢复其在近邻国家的影响力，且在经

① 2022 年 6 月，摩尔多瓦与乌克兰同时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2023 年 12 月，欧盟启动摩尔多瓦入盟谈判。

② 2022 年 3 月，格鲁吉亚与乌克兰、摩尔多瓦同时提出欧盟候选国地位申请，但因改革不足未获批准。

济和军事方面保有一定的控制力。30 年过去了，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进行重新整合的目标仍未达成。根源在于俄罗斯未能探寻出一种行之有效并值得邻国借鉴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科尔图诺夫对此直言道：“莫斯科难以承担起推动欧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俄罗斯还不得不与西部的欧盟、东部的中国以及南部的土耳其等充满活力与雄心的参与者争夺欧亚空间的影响力。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莫斯科逐渐处于劣势，孤独感加剧，认为自己不够安全。”^①

综上所述，对俄罗斯而言，后苏联空间是一个具有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区域^②。而后苏联空间国家则努力实行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尝试在大国平衡中维护自身利益，多元发展成为后苏联空间的现实。目前，俄罗斯正在凭借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手段不断巩固区域主导权。

（二）俄罗斯维护后苏联空间主导权的手段

在后苏联空间离心趋势日益显著、西方不断插手该地区事务的背景下，俄罗斯全方位采取积极举措，力求维护其在这一区域的绝对影响力。

其一，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全力推进后苏联空间的深度一体化进程，大力推动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意图构建一个统一的关税市场，重塑以自身为核心的经济空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又通过联盟框架强化区域安全合作，推动制定反制裁措施，应对西方制裁和地缘政治压力。在能源领域，俄罗斯利用自身的能源优势，推动联盟内能源市场的一体化，计划到 2025 年建立统一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以优化能源资源配置，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强联盟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力。2024 年是《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签署 10 周年。在这 10 年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总体呈现增长态势，GDP 总量从 2015 年的 1.6 万亿美元增至 2.5 万亿美元，成员国间贸易额增长近一倍，90% 以上的结算通过本币进行^③。

①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ув,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болезненных корректировок: Россия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tri-desyatiletiya-bolezennykh-korrektirovok-rossiya-na-postsovetskom-prostranstve/>,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Ольга Лебедева,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 2020.

③ 《普京就职后首次重大国际活动专家：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https://news.cri.cn/20240509/ee925e51-a7e2-5df3-2dbf-1f5d8b41e06d.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11 日。

其二，在安全层面，俄罗斯通过主导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整合中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各类挑战。诸如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存在的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以及非法移民等跨境安全问题，均需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框架下加以解决。同时，俄罗斯着力强化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军事协作能力，在 2022 年哈萨克斯坦骚乱期间，集安组织迅速采取干预行动，稳固了托卡耶夫政权，使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为俄罗斯主导下的干预地区危机的有效工具。

其三，运用多种手段干预地区局势。俄罗斯在必要时直接动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典型事例包括 2008 年的俄格战争（支持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2014 年并入克里米亚，以及 2022 年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在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问题是俄罗斯影响摩尔多瓦的重要杠杆；在高加索地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问题是俄罗斯牵制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关键砝码；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中，俄罗斯以中立调停人的角色掌控局势走向。

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十分重视开展软实力建设与信息宣传工作。俄罗斯借助“今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平台以及文化项目和教育合作等方式，增强自身影响力，同时通过信息战削弱西方在后苏联空间的叙事主导权。俄语媒体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受众覆盖率超过 60%。在软实力构建方面，俄罗斯通过宣传苏联时期的辉煌历史，强化历史叙事与文化纽带。例如，俄罗斯借助“胜利日”纪念活动、对二战历史的重新解读等方式，加深中亚国家对苏联遗产的认同感。俄罗斯还利用历史记忆巩固自身影响力，在后苏联空间国家设立俄语学校，并以提供奖学金方式吸引精英阶层子女赴俄留学，培育亲俄人士。

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的安全认知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认知植根于历史、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反映出俄罗斯维护自身影响力、抵御外部威胁以及确保地区稳定的复杂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通过不同手段影响该地区国家，削减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导权。未来后苏联空间的博弈将更加激烈，俄罗斯与西方的安全关系也将趋于复杂。

三 俄罗斯安全观中的西方

俄罗斯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实体，其国家行为模式与战略决策逻辑深深扎根于历史形成的大国传统与文明优越意识之中，而与西方的关系始终是其安全战略与实践的核心。

（一）俄罗斯：不容忽视的大国

1989 ~ 1991 年间的一系列事件，使西方认为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而告终。西方过早且简单地给俄罗斯贴上“不战而败”的标签，却忽略了作为欧洲权力游戏主要参与者的俄罗斯不仅保留着大国特征，更怀揣着大国抱负。即便在 1993 年俄罗斯国内局势混乱之际，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仍强调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以及世界大国的身份：“俄罗斯在世界上尚未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只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才能使苏联地区保持安定，世界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①

在短暂追随西方数年后，俄罗斯逐渐对西方对俄政策产生怀疑，意识到后苏联空间对自身的重要意义，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同时也开始重新关注自身传统的影响范围。1999 年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激怒了俄罗斯，当时的俄罗斯国力衰弱，军事力量和经济影响力大幅下降，正处于对北约东扩的无力感与战略边缘化焦虑之中。俄罗斯将此次轰炸视作北约东扩的延续，认为这是西方试图进一步压缩其战略空间的信号。1999 年 3 月 24 日，俄罗斯中止与北约的合作。6 月 12 日，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空降到南联盟的普里什蒂纳机场。这一事件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向的标志性事件。1999 年之前，在叶利钦领导下，俄罗斯曾尝试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但北约轰炸南联盟使俄罗斯精英阶层认识到，西方并未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而是企图进一步削弱其影响力。俄罗斯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强势回归，表明在国际舞台上并非只有美国一个支配者，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的事务必须与俄协商。这一事件强化了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敌视态度，成为后来其反对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重要依据。同时，该事件也加快了俄罗斯对外政策从亲西方向独立自主的转变。

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不仅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转折点，更是俄罗斯重新定义自身国际角色和安全观念的起点，深刻影响了其后二十多年的外交和军事战略，也成为俄罗斯重新重视军事力量、试图恢复大国地位的开端，为 2008 年俄格战争、2014 年并入克里米亚，以及 2022 年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埋下伏笔。通过这些行动，俄罗斯向西方表明，即便俄已不再是两极格局中的一极，但其在后苏联空间仍拥有绝对主导地位，俄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① [美] 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俄罗斯重振雄风》，白洁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5 页。

2012年2月27日，普京在《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一文中强调，俄罗斯面临重大外部挑战，但其将始终从本国利益和目标出发。“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时候，人们才会尊敬它、重视它。俄罗斯一贯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并且以后仍将如此。只有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才能保障这个世界的安全而不是将其‘赶到一边’、弱化其地缘价值，打击其防御能力。”^①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较之于苏联虽国力减弱，但在与西方的博弈中始终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大国定位。这种心态既源于其横跨欧亚的地缘优势和历史传统，也体现在其强硬捍卫战略利益的行动逻辑中。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通过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介入叙利亚事务，以及展开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迫使西方承认其势力范围，承认俄罗斯也是国际事务的主导者之一。俄罗斯的大国心态与其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于北约东扩发生冲撞，这深刻反映在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安全关系动态中，并成为影响欧亚地区安全格局的核心因素之一。

（二）俄罗斯安全观中的北约

俄罗斯与北约的安全关系是其与西方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关系，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格局中对抗性最强的关系之一。它围绕着地缘势力范围、军事平衡以及双方战略信任的全面崩塌展开。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与北约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1994年俄罗斯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甚至探讨过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但双方对欧洲安全框架的理解始终存在分歧。1997年双方签署《北约—俄罗斯基本文件》，承诺建立“持久和包容的和平”。这一阶段双方尝试建立合作关系，但缺乏实质性互信。1999年北约首次东扩，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北约边界首次与俄罗斯接壤。2002年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成立，旨在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但实际合作有限。2004年北约第二轮东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七国加入北约，北约进一步逼近俄西部边境。北约东扩引起俄罗斯的极大反应。2008年北约支持格鲁吉亚加入“成员国资格行动计划”，俄出兵格鲁吉亚。北约东扩被俄视为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严重侵蚀，俄不惜以武力阻止北约扩张。此后，双方尝试修复关系，但核心矛盾并未解决，最终因乌克兰危机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北约

^① 《普京文集（2012~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中止与俄所有合作，对俄实施全面制裁，欧亚安全格局进入“新冷战”模式。

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危机是西方长期奉行侵略性、无节制的绝对冒险政策所致^①。普京在关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讲话中指出，相关决策的制定者应当意识到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地区居住着数百万俄罗斯公民。他强调这些决策者表现出政治远见的缺失和判断力的失衡，导致他们采取了极端危险的行动。普京以弹簧受压反弹作为比喻，警示俄罗斯已处于退无可退的战略临界点，西方若持续施压必将引发俄罗斯强力反制。他呼吁国际社会应当正视俄罗斯作为独立国际行为体的地位，停止冷战思维主导的对抗性言论，并要求各国理解并尊重俄罗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正当诉求^②。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经济上，美国、欧盟对俄实施多轮制裁，进行金融孤立，采取包括冻结俄高官和寡头资产，限制能源、金融、国防行业的技术出口等措施。军事上，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军事对抗升级。西方进一步强化在东欧的军事存在，2017 年起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北约多国部队。俄罗斯则通过举行“高加索-2020”等大规模军演予以回应，双方在黑海、波罗的海的舰机对峙频率大幅增加。在外交领域，2018 年英国“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后，27 国集体驱逐超过 150 名俄外交官，俄罗斯也采取对等措施，驱逐约 150 名西方外交官。在价值观方面双方也走向对立。西方将俄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则通过“主权互联网法”加强信息管控，与西方展开叙事权的争夺。

制裁与反制等一系列事件致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最终促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彻底破裂，但引发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关键问题，是俄罗斯向美国和北约提交的安全保障草案未得到满意答复。

2021 年 12 月 17 日，俄罗斯外交部公布了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其中关键条款包括：排除北约进一步扩大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7107/,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20603>,访问时间：2023 年 9 月 1 日。

除非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同意，北约不得在 1997 年 5 月（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之前）形成的边界以外再部署军队和武器；北约应放弃在乌克兰、东欧、外高加索、中亚的任何军事活动；美国承诺排除北约进一步东扩，不接收后苏联国家加入北约；美国承诺不在后苏联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不使用该地区的军事基础设施，也不与该地区国家发展军事合作^①。2022 年 1 月 26 日，美国和北约分别向俄罗斯递交有关安全保障问题的书面回复。普京认为，美国和北约忽视俄罗斯的原则关切。几天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西方希望将乌克兰拖入北约，但这不会加强北约安全，反而会破坏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2 月 16 日，俄罗斯在维也纳参加谈判的军事安全和武器监控负责人康斯坦丁·加夫里洛夫称，俄罗斯坚决要求北约公开放弃吸纳乌克兰入盟。俄罗斯提交的安全保障协议草案以及官方发言，都反复强调其安全关切，其中最迫切、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然而，遗憾的是，俄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未达成任何共识与成果。

俄罗斯认为，1999 年以来北约持续东扩直接导致欧洲安全架构失衡，严重削弱国际关系互信基础^②。正是西方在乌克兰入约这一核心安全议题上的消极态度，迫使俄罗斯不得不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以捍卫国家生存权与战略尊严，这本质上是对北约 30 年战略挤压的被迫反制。在俄乌冲突期间，北约对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俄与北约对抗进一步升级。芬兰和瑞典分别于 2023 年和 2024 年成为北约成员国，北约北翼进一步扩大，俄与西方对抗达到冷战后的最高峰。2022 年 6 月 29 日，北约在马德里峰会上通过了《北约 2022 战略概念》，正式将俄罗斯列为北约面临的“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③。这一文件是北约未来十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北约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冷战后国际秩序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持续三十余年的安全互动因缺乏互信而陷入困境。在俄罗斯的认知中，“正是西方国家的自我中心和傲慢，使俄罗斯今天处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要从战略上打败拥有最大

① МИД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проекты договоров с США и НАТО о гарантия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s://turbo.ria.ru/20211217/bezopasnost-1764226189.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20 日。

②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20/67828>,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20 日。

③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20 日。

核武库的国家——俄罗斯，这充分显示出西方政治家的极端鲁莽。他们要么无法理解他们正在制造的威胁，要么被他们自认为的无敌和特殊观念所吞噬。”^①西方的举动正使“俄罗斯在慢慢地接近一条不归路”^②。据此，俄罗斯以战略自主为导向重构安全体系，试图在多极秩序框架下实现地缘政治风险对冲与战略空间重塑。

四 俄罗斯欧亚安全新框架的构建

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安全认知的重点依次为乌克兰、后苏联空间和西方，其地缘政治安全认知体系呈现出层级化、差异化的战略优先级划分，具体分为三个递进维度。

第一层级是核心安全区。乌克兰在俄安全认知中被赋予超越普通邻国的特殊地位，构成俄罗斯“历史领土想象”的核心符号，是不可妥协的“文明边界”与“地缘边界”。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底线。第二层级是战略控制区，即后苏联空间。俄将后苏联空间视为具有“特殊责任”的势力范围，其政策逻辑体现为制度性权力投射，通过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机制，构建排他性经济—安全框架。第三层级是全球博弈区，即针对西方国家。俄罗斯对西方有强烈的战略对等诉求，俄罗斯将与美国及整个西方的关系置于结构性矛盾框架下，其战略目标并非颠覆现行秩序，而是实现战略平衡。

这个“三位一体”的框架最深刻地反映出俄罗斯的安全认知：乌克兰为核心安全区、后苏联空间为战略利益区、西方为大国博弈的对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症结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俄乌冲突就是俄与西方关系恶化到顶点而产生的暴力结果。俄乌冲突已持续三年之久，在此过程中俄罗斯的安全理念也进一步成熟并逐渐系统化。

（一）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诉求

2023 年 3 月，俄罗斯颁布了新一版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4 июня 2024 года.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7107/,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20 日。

② Там же.

《构想》)。《构想》是俄罗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战略的纲领性文件，反映出俄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的立场调整。在对西方政策方面，《构想》明确表示，俄愿在平等和尊重彼此利益基础上与美国构建关系，但前提是美放弃霸权路线和对俄遏制政策，并承认俄作为多极世界一极的地位，若美继续采取对抗性政策，俄将采取不对称反制措施。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指责北约东扩是“对俄安全的直接威胁”，要求北约停止在俄边境的军事部署，并承诺不吸收乌克兰等国加入北约。《构想》将美国定义为“破坏国际稳定的主要源头”，指责美国通过北约扩张、“印太战略”和“颜色革命”制造全球动荡，并称西方是“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在国际秩序方面，俄罗斯呼吁建立多中心世界秩序。俄提出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机制替代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同时，俄还批评欧洲“丧失战略自主”，沦为美国附庸，并称欧洲反俄政策“损害自身利益”，主张俄欧关系应基于平等安全和经济互补的原则^①。从文件强调内容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诉求包括以下关键点。

第一，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俄罗斯认为，全球事务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确保某些国家的安全^②。俄罗斯主张欧亚安全框架应以共同安全观为基础，强调任何国家不得通过牺牲他国安全来强化自身防卫体系，这一立场直接指向北约东扩对俄战略空间形成的系统性挤压。俄方指出，自2014年起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包括资金、武器装备及军事人员培训支持），北约成员国以联合演习为名在乌克兰境内常态化部署军事力量。针对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的战略动向，俄罗斯援引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平等和不可分割安全原则”，强调主权国家选择安全保障方式的自由须以“不威胁他国安全”为前提，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③。在谈判路径上，俄方坚持要求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对话机制。俄方反复强调，反对将西方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谈判前提，主张通过具有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www.mid.ru/ru/detail-material-page/1860586/?lang=ru>,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0日。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4 июня 2024 года.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7107/,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0日。

③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1 февраля 2022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statements%20/67828>,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0日。

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协议来重构欧亚地缘安全秩序。

第二，对俄“战略利益区”的法律化确认，本质上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后苏联空间作为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排他性区域。具体来说，首先强调俄罗斯建构与乌克兰关系的历史合法性。俄方通过“文明共同体”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将乌克兰定义为俄传统安全边界的组成部分，主张克里米亚及乌东四州的控制权变更属于历史纠偏。这一逻辑也延伸至对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阿布哈兹）、摩尔多瓦（德左地区）等国的特殊责任论。其次，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有制度性排他要求。在 2021 年 12 月俄提交给美方的《俄美安全保障条约草案》中，俄明确要求北约以法律形式承诺停止进一步东扩、撤销在 1997 年后新成员国领土的进攻性武器部署、排除乌克兰等国加入北约的可能性^①。这实质是让西方承认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区”，在这些地区构建以俄为中心的单极安全框架。

第三，重构欧亚安全框架，削弱北约主导地位。俄主张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安全框架，平衡北约主导的现有体系。具体包括限制北约在俄周边的军事活动、恢复《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等文件所确定的军控机制，以及赋予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中的决策权等。

由此可见，俄乌冲突可视为俄罗斯为维护其核心安全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俄试图以此阻止北约东扩，维护其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权。俄罗斯这种“国家—区域—全球”互动模式的最终目的是重塑大国地位。构建欧亚安全框架是俄罗斯通向此处的路径，反映出俄罗斯在实力相对衰退背景下，通过“局部优势最大化”维持全球事务参与权的战略设计。

（二）欧亚安全新框架：重塑国际影响力

早在 2015 年普京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之时，构建欧亚安全体系的理念就已同步产生^②。2024 年俄罗斯在外交理念层面出现了新的突破。普京在同年的

^①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о гарантия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rso/nato/1790818/?lang=ru,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О нов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 (из ответо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поступившие к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по итога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2024 году). https://germany.mid.ru/ru/press-centre/news/o_novoy_arkhitekture_bezopasnosti_v_evrazii_iz_otvetov_ministerstva_inostrannykh_del_rossiyskoy_fede/,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9 日。

国情咨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欧亚安全框架”的理念，并且在后续的诸多场合多次提及这一构想。

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当今世界局势的洞察和判断。在俄罗斯看来，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一方面，欧亚大陆的转型进程显著加快，“全球南方”和东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逐渐走向国际事务的前台；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①。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一系列行为给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及《开放天空条约》等关键国际安全协议，打破了原有的战略稳定^②。同时，西方国家的自私自利和傲慢态度，使得国际局势愈发紧张和恶化，曾经看似稳固的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也在这种形势下逐渐走向瓦解^③。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欧亚地区构建全新的安全框架已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普京的设想，欧亚安全框架具有清晰的层级结构。第一层级作为整个框架的基础，涵盖俄白联盟国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独联体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在地区安全、经济合作、政治协调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构建新安全框架的核心力量^④。第二层级则属于泛化层级，包括从东南亚到中东地区的众多有影响力的组织，例如东盟、金砖国家等。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普京明确表示，未来的欧亚安全框架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对所有希

① О нов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 (из ответо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поступившие к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по итога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2024 году). https://germany.mid.ru/ru/press-centre/news/o_novoy_arkhitecture_bezопасnosti_v_evrazii_iz_otvetov_ministerstva_inostrannykh_del_rossiyskoy_fede/, 访问时间: 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Там же.

③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4 июня 2024 года.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7107/, 访问时间: 2024 年 10 月 9 日。

④ 2021 年 5 月 21 日，普京在欧亚经济联盟峰会上的讲话指出，“俄白联盟国家、集安条约组织、独联体和上合组织是欧亚大陆稳定与发展的关键机制。这些组织不仅在经济一体化中发挥作用，更是确保地区安全的重要平台”。参见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 режиме видео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заседании Высше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65626>, 访问时间: 2024 年 10 月 9 日。

望参与其建设的国家和组织敞开大门，其中也包括北约和欧盟国家^①。为此，俄罗斯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外交布局。

首先，俄罗斯通过强化区域多边机制加速推进后苏联空间整合，以巩固战略基本盘。其一，从制度融合到军事协同，深化俄白一体化。2021 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联盟国家框架下签署了落实一体化的法令，协调税收政策，统一部分行业的技术标准，并试行俄罗斯卢布与白俄罗斯卢布的跨境结算。俄乌冲突爆发后，俄以应对北约威胁为由，在白境内部署可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并启动俄白联合防空体系，将白实质转化为西部战略屏障。其二，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进行维和实践与机制突破。近年来，俄罗斯通过年度“协作—战斗兄弟情”军演，提升成员国快速反应部队联合作战水平。其三，在欧亚经济联盟内加强经济联系。受西方制裁倒逼，2023 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间本币结算比例达 80% 以上^②，相互贸易额同比增长 4.7%，达到 880 亿美元^③。此外，2023 年俄罗斯还推动独联体国家签署国家安全部门合作协定，强化反恐情报共享；同时借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与“上合+”扩员，拓展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

其次，俄罗斯通过多层次合作拓展泛欧亚战略网络，构建对冲西方压力的外围支撑。在东南亚方向，俄罗斯以能源合作为抓手深化区域联系。2022 年俄与东盟签署《能源安全合作谅解备忘录》，将传统能源贸易延伸至联合技术研发、应急储备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时加大对越南、印尼的能源出口。尽管东盟国家在俄乌冲突中多保持中立，但俄方试图通过经济杠杆弱化区域国家对西方制裁的配合。此外，俄持续向缅甸、老挝等国家提供轻武器及训练支持，强化军事外交。在中东方向，俄罗斯依托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保持地中海战略支点，并通过主导“阿斯塔纳进程”影响叙利亚政治重建。在能源领域，2023 年俄罗斯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руководящим составом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4 июня 2024 года.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1957107/,访问时间: 2024 年 10 月 9 日。

② Оплата около 80% товаров и услуг в ЕАЭС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алютах. <https://e-cis.info/news/566/109429/>,访问时间: 2024 年 10 月 30 日。

③ Головченко, в ЕАЭС торговля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валютах превысила 80%. <https://sputnik.by/20240604/golovchenko-v-eaes-torgovlya-v-natsionalnykh-valyutakh-prevysila-80-1086798785.html>,访问时间: 2024 年 10 月 22 日。

通过“OPEC+”机制与沙特协调减产政策，沙特自愿削减产量100万桶/日，俄罗斯同步延长50万桶/日减产计划并削减石油出口。此举既稳定了全球油价，也强化了两国在能源博弈中的政治互信。同年，俄推动沙特、伊朗、阿联酋加入金砖国家机制，既拓宽受制裁下的金融渠道，也借中东国家平衡与西方关系。俄罗斯在以上区域合作中，还注重安全叙事的构建，同步推广“去霸权化”“多极安全观”等理念，试图对冲北约东扩压力。

总之，俄罗斯倡导的欧亚安全框架是一种以“平等与安全不可分割”为核心原则、以“区域自主治理”为实践逻辑的新型地缘战略构想^①。其本质在于通过重构地区安全秩序，推动欧亚国家以集体协商机制解决内部冲突，排斥域外力量干预，并依托俄罗斯主导的多边框架形成排他性安全—经济复合体。这一理念标志着俄罗斯彻底摒弃了冷战后期融入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的尝试，转而构建以欧亚大陆为地理边界、以本土化规则为基石的平行秩序。这既是对北约“泛安全化扩张”的对抗性回应，也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失能的替代性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美欧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仍表示欧亚安全体系向西方国家开放，为欧亚安全框架预设了与西方对话的空间。

结 语

安全至上是俄罗斯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俄罗斯在欧亚地区构建安全框架的战略实践，本质上是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重构与文明身份觉醒的交织呈现。从国家层面的历史叙事建构到区域层面的制度性整合，再到国际层面的多极秩序博弈，俄罗斯的安全战略始终贯穿着对大国地位的执着追求与对生存战略的深度焦虑。这种将乌克兰视为“文明边界”、将后苏联空间界视为“战略利益区”、将北约东扩视为“系统性威胁”的认知体系，既延续了沙俄时期的地缘扩张逻辑，也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对自身身份定位的矛盾性——既是欧亚大陆的传统主导者，又是国际体系的变革者。

^① О нов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азии (из ответо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поступившие к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по итога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2024 году). https://germany.mid.ru/ru/press-centre/news/o_novoy_arkhitekture_bezопасnosti_v_evrazii_iz_otvetov_ministerstva_inostrannykh_del_rossiyskoy_fede/,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1日。

在理论层面，俄罗斯的安全新框架构建挑战了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提出了以“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核心的新型区域治理逻辑。这种强调势力范围合法性与多极安全观的实践，打破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权平等与制度开放的理想预设，凸显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在区域安全架构中的持久影响力。然而，俄罗斯的战略困境在于，其对“战略利益区”的排他性诉求与后苏联空间国家的主权意识觉醒形成了结构性矛盾——哈萨克斯坦的去俄化平衡、亚美尼亚对集安条约组织的离心倾向、格鲁吉亚的实用主义路线，均表明传统手段主导的区域秩序已难以维系，多元共治正成为新趋势。

从国际秩序转型视角来看，俄罗斯倡导的欧亚安全新框架既是对北约东扩的制度性反制，也是对集体安全机制失效的尝试性替代。这一框架以“文明共同体”为文化纽带，以“安全—经济复合体”为实践载体，试图在欧亚大陆构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安全治理模式。然而，其效果如何取决于俄罗斯能否从主导者向协调者角色转型：既要摒弃大国式整合思维，尊重区域国家的政策自主性，又要在安全保障与经济赋能之外培育包容性的价值共识，避免陷入硬实力透支与软实力赤字的双重困境。

乌克兰危机作为这一战略逻辑的集中实践，揭示出当代国际安全体系的深层矛盾，即当传统安全观遭遇全球化挑战，当单极霸权扩张碰撞多极权力觉醒，任何安全框架的合法性均需建立在多元主体协商与系统性风险共担的基础上。俄罗斯的欧亚安全新框架能否成为未来区域治理的有效范式，不仅取决于其军事经济实力的可持续性，更取决于其能否在历史遗产与时代需求之间找到平衡，为后苏联空间国家提供真正符合共同利益的“发展型安全”方案。这一进程不仅关乎俄罗斯的大国复兴，也将深刻塑造欧亚大陆在 21 世纪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定位。

（责任编辑：李中海）